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江晉

謄錄監生臣祝然

後漢書卷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

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别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爲鄉嗇夫

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劉攽曰注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軌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

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説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襃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名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名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

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筍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

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録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

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絶以財相貨曰賕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狷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諭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

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月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國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

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

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二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

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見名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諭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

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曰醒詖險趨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詖佞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寛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

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劉攽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劉攽曰案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爲濟陰王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

擢爲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録注曰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隷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上下不偪下也君子上不僭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兖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

中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以能換為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名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諭）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

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懐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爲衞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

易什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幷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鈎之讎抜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纎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

補過之功建其竒輿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餽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淸髙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兾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

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潤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

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選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

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

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参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此臧穢之寳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宫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

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

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

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

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意别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戸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懐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後棄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德陽殿成漢宫殿名曰北宫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林木爭起趨作溲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悅服

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欒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音思漬反謂狙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

帷帳畫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傳　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頴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没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

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吕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

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浚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

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駮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

帝善其不撓即令賁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

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寛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

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

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傍食它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平西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

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揜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羌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以塞衆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

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玆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内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

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
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
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埶放縱意
隨違舉奏無所囘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
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
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

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顔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

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兾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兾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

元年上行東廵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
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
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
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
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于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刖足者屨若鍾離意之就格請
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人之情也夫正直本於

忠誠則不詭也詭詐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禜禜祭也于命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意請禱也明尊尊割恩蕃屏穀梁傳曰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蕃屏音協韻必政反惵惵楚黎寒君爲命惵惵懼也黎衆也

後漢書卷七十一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第五倫傳吏輒行法民初恐懼○一本初字下有頗字

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臣會汾按臣愚不足採下當有脫句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曰○日知録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不勝愚戇征營○征當作怔

宋均傳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何焯曰按黨錮

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叙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即見於本書可參校者

寒朗傳上行東廵狩○諸本同臣會汾按東平王蒼傳中亦有此語疑行字衍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注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

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傳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

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鍾虡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

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

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

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兖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

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

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

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

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

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

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令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疆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

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

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襃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為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縓緣縓即紅也縓音七絹反鄭元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襃具以狀

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臻增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

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祇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祇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〇劉攽曰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

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釐音僖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

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閭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黄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

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象焉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輜軿軿猶屏也自隐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劉攽曰奴婢妓士案文妓當

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柰何

太后具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内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甍復遣光禄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

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陸侯陸縣名屬廬江郡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

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賔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

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令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搆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公千駟民無稱馬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馬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牾然終

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音七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劒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

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　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櫜

湖陵五縣並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兖州鄒縣也槖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兖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令亾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内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日也臣知車駕令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

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

肉以與之既而輙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寮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儆備也音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

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官漢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

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

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三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

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謨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湼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湼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

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

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閲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

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令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帛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風美孝子也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令魯國孔氏尚

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顔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鮮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令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皇皇未有閒寧閒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

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於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劉攽曰詔曰禮伯父歸寧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

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讃皆勿名讃謂讃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宫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差等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宫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

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乗輿服御珍寳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黄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絶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别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已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

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傅聞在下傅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煢煢余在疚也令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

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峗山南峗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

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

遜而知廢也遜讓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蔿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歴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没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兖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劒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宏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

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以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建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

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傳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溵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眞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

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曽莫悔悟悖心

不移逆謀内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懐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

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疋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遒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絶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

為愍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荊傳

廣陵思王荊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荊性刻急隐害（隐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

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還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賔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勑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

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闇闇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因於內宮胡亥使謁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劒自殺事見史記彊得

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兾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

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廵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宫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傳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傳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劉攽曰案光武紀封馮左翊公與右翊相配十七年進爵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焉上書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音楚角反稱娖猶齊整

也行音胡朗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皆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藩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疋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

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冡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冡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黄腸雜木（黄腸柏木黄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揺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宏嗣永寧元年封宏二弟為亭侯宏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荊為南鄉侯暢立三

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閬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閬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

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璧帶璧中之横木也以金銀為釘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宫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楡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楡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

二人為列侯守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容立八年薨國絶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

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撙節鄭玄注云撙趨也延既怨詛荆亦觖望濟南隂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夭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後漢書卷七十二

後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東平憲王蒼傳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臣會汾按前後書志山陽無橐有櫜臣瓚音拓此傳與注橐字傳寫俱誤應改正

驃騎時吏○時字應從通鑑作府

後漢書卷七十二考證